

指尖微凉 / 著



华丽一枚一枚

人生到处，雪泥爪痕。我们将
枣红穿成梨白，在别人的故事
里流自己的泪水，其余的皆是
水过鸭背全不留痕。窗外，一
夜好月，迷茫里有金石之气，
满怀心事与怀念，滴水不漏。
爱情的凜然与婉妙，是一夜醒
来后才发现的——仿佛桃红柳
绿早就看破了。

指尖微凉 / 著 刘曼殊 / 图



人生到处，雪泥爪痕。我们将
枣红穿成梨白，在别人的故事
里流自己的泪水，其余的皆是
水过鸭背全不留痕。窗外，一
夜好月，迷茫里有金石之气，
满怀心事与怀念，滴水不漏。
爱情的凜然与婉妙，是一夜醒
来后才发现的——仿佛桃红柳
绿早就看破了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华丽一杯凉/钱红丽著. —上海: 东方出版中心,
2004.5

ISBN 7 - 80186 - 189 - 2

I . 华... II . 钱... III . 散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IV . 1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38711 号

华丽一杯凉

出版发行: 东方出版中心
地 址: 上海市仙霞路 335 号
电 话: 62417400
邮政编码: 200336
经 销: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
印 刷: 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: 889 × 1240 毫米 1/32
字 数: 160 千
印 张: 8.25 插页: 2
印 数: 1—6000
版 次: 2004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ISBN 7 - 80186 - 189 - 2
定 价: 18.00 元

序

林 黑

本书作者本名钱红丽，精灵一样的钱红丽，乃近几年窜出的专栏写手，书籍、音乐、电影、体育均有涉猎，文至笔端，山风海涛，烟视媚行，华丽诡异，另类啸然……

钱红丽话题的丰富性，力道的刚劲性，有如张生煮海晴雯绣裘，明显“奉旨添词”的篇章也能冒出意外的峥嵘来。语言就不必说了，因为所有的写手都熟读于张爱玲也参透了消费时代的心头痒，在她们的合力中，银河浩荡，彩蝶纷舞。读个人的专集，就是找她迥异于别人的地方。我看到了崇山峻岭夭桃瘦梅，莽莽苍苍的意境，清绝翩飞的音响，水银般流转活跃的文字，“喷溅在时间中的自然元素，凝固在一种诗意的永恒里”。

钱红丽以同时代人之资历与见识，写出对“邻居”的无保留赞美，把翟永明、洁尘、孙甘露、车前子等人像余光中托着白玉苦瓜、像张中行供着乡间葫芦、像董桥摩挲着溥心畲的绢画一样，喜孜孜、迷瞪瞪、麻酥酥地展示给世人，你可以说她是“忍不住”，更可以说她是无原则无节制，是“哥们义气”的而不是经过公证的，是感性的而不是权威的，但其背后洋溢着透明的热爱，冲荡着上升期的激情，那现炒现卖的速度与质量也真少有，竹筒

序

华

丽

一

杯

凉

倒豆般泻出时下文化人的精彩和喜悦，每个字留住生命的充实。

井喷似与玉女无关，博喻和用“重典”也非学院外MM的强项，她却做到了！心较比干多一窍，势如擂鼓抗金兵。给逝去的文坛高奏凯歌，借学术的屏风描龙画凤，在体育专栏信口开河贝多芬，她是不折不扣的杂家。她能将玫瑰和灵芝煮在一起，硬把谢霆锋按在聂鲁达的坟前，擂台上这叫“组合拳”。无论是穿旗袍的缪斯还是说法语的天鹅，塞林格的情史或谭盾的脾气，张曼玉的态度和刘若英的神，甚至凌峰太太贺顺顺，默多克娇妻邓文迪也都压在舌根下，更别说钟鸣、吴宓、张若名……总有一股力量叫我们双眼发亮，总有密集的信息叫肯思考的头颅接受挑战。

世界已充满雌性的“文妖”，如何在她们中杀出自己的旗？这年头性感很容易，清爽却不容易；花哨很容易，洒脱却不容易；犀利很容易，懂得却不容易。“年轻，就是一种夺目的美”，加上敏锐加上直率，还特别放得开，其文端得自如、骄傲、放纵……

专栏之在中国文化界，可以说还没获得足够的重视和尊敬，但在民间，其春风化雨的互动效果与款曲暗通早已云蒸霞蔚，它虽是小众的和局部的，却也安慰、滋润社会中很有活力和健康的一群；它的相濡以沫相吻以湿、鱼和鱼说话鸟与鸟对答之积极意义还有待冰雪聪明者去发现去总结。众声喧哗，百舸争流，美学光谱中沙哑和粗砺既然是很有力的补充，非精致的庞杂与快当也相当动人；饕餮了文字盛宴后，谁都会记住那些拓展边界的人。

网上相逢，社会人士或有正业有债主的“文丐”，都

有个共同的感慨或难受：浪费了生命，但它的好处是直接获得了读者反馈，那是没任何客套与修饰的。不是有人为留白水袖与“淹然百媚”的出典与她干仗么？美丽哀愁、凄凉怀抱、深奥才识、斑斓语汇，独特的视角，别致的谋篇，均是流于速度与气势的文字。这也算残酷的竞技场，看谁能在陈词滥调中谱写永恒，在明日黄花里做出玉雕。随手举些警句：“我们常说，要做个有趣味的人。所谓有趣味，即高级趣味与低级趣味。”“‘对等的敏锐’，才是最重要的。”

说是身居小城，她却眼观六路，鲸吞鳌吸，把全球的华文资讯加文化经典、娱乐动态一股脑揽在怀中，其读书阅世之广，口味之杂，笔锋之健，议题之博，射门角度之刁，竟在同龄人中难寻更多，叫年长人也心里暗惧。钱红丽的码字量让不同层次的人士惊异，她在渐渐“自负”的路上迅跑，把个人的气场弄得充满张力，也把“冒犯和冲击”之美抖得眩目迷魂，好东西总是叫人心绪不宁。

一朵花有芬芳之香不奇怪，有森森的兵气就很醒神。“文青”“电青”们柔媚起来也容易，宽猛相济便显奇异。白衣胜雪潮头立，扬鞭策马豪放派，她身体中最优秀的男性在高歌。

序

目 录

■ 序

林 黑 1

辑一 书边废墨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■ 上海,上海 | 2 |
| ■ 成都,成都 | 7 |
| ■ 我读《万象》 | 11 |
| ■ 所谓《书城》 | 15 |
| ■ 南有“城画”,北有“三周” | 18 |
| ■ “南周”之小强填字 | 21 |
| ■ 阅读高更 | 26 |
| ■ 阅读张炜 | 30 |
| ■ 向孙甘露致敬 | 35 |
| ■ 关注自己的鼻血,关注自己的领口 | 40 |
| ■ 阎苑有书多附鹤 | 44 |
| ■ 爱情鸟托邦 | 47 |

目
录

■ 雅韵与幽微 50

■ 爱如疾患 53

辑二 花言俏语

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|
| ■ 略输文采 | 58 |
| ■ 谁是她的雅歌 | 60 |
| ■ 女子三十 | 62 |
| ■ 若是晓珠明又定 | 64 |
| ■ 文学像狗一样 | 66 |
| ■ 红颜 | 68 |
| ■ 我爱你，美人 | 70 |
| ■ 阿城，阿城 | 74 |
| ■ 大喷 | 76 |
| ■ 爱好 | 78 |
| ■ 所谓粉拳 | 80 |
| ■ 气质 | 82 |
| ■ 莫文蔚与杜拉 | 84 |
| ■ 可以胖，决不可以笨 | 86 |
| ■ 一把揪住别人衣领 | 88 |
| ■ 成名之N种武器 | 90 |
| ■ 只有一个张爱玲 | 92 |

| | |
|-----------|----|
| ■ 谢霆锋与聂鲁达 | 94 |
| ■ 文丐 | 96 |

辑三 粉黛辞典

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■ 生命太短,爱情太美 | 100 |
| ■ 杜拉斯与尤瑟纳尔 | 103 |
| ■ 天鹅之死 | 107 |
| ■ 1963年冬天 | 110 |
| ■ 才华是一柄双刃剑 | 113 |
| ■ 行走在爱的刀锋上 | 116 |
| ■ 陷溺于被抚摸与被抓伤 | 121 |
| ■ 枪响前倒地 | 124 |
| ■ 憎青 | 126 |
| ■ 爱君笔底有烟霞 | 128 |
| ■ 献给洁尘的一朵玫瑰花 | 131 |
| ■ 碧销红瘦 | 134 |

目
录

辑四 对酒当歌

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| ■ 一个颓废华丽的收梢 | 138 |
| ■ 一朵永不枯萎的栀子 | 141 |
| ■ 一枝淡蔷薇 | 144 |

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| ■ 一个女子张清芳 | 149 |
| ■ 一杯热醪,一杯心痛 | 151 |
| ■ 梅的断章 | 153 |
| ■ 菲言菲语 | 155 |
| ■ 身追昙花 | 157 |
| ■ 琴声如诉 | 159 |

辑五 如烟碟影

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■ 看一朵花如何辗转 | 162 |
| ■ 绝望的美丽之花 | 164 |
| ■ 英格兰的精灵之花 | 167 |
| ■ 凉夜里吹动衣袖的微风 | 170 |
| ■ 旧欢如梦 | 173 |
| ■ 突然一朵莲花 | 176 |
| ■ 剑走偏锋张国荣 | 178 |
| ■ 隐忍之爱 | 182 |
| ■ 半生缘 | 184 |
| ■ 波兰式的忧郁 | 186 |
| ■ 红玫瑰与白玫瑰 | 189 |
| ■ 钢琴别恋 | 192 |
| ■ 用一生蹉跎 | 195 |

辑六 碎红偶拾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■ 一生常对书一本 | 200 |
| ■ 你在读什么 | 203 |
| ■ 白玉兰 | 207 |
| ■ 请问芳名 | 209 |
| ■ 寂寞如雪 | 211 |
| ■ 热爱 | 213 |
| ■ 在时间的掌中 | 215 |
| ■ 如烟 | 217 |
| ■ 因为聪明,所以失败 | 221 |
| ■ 美丽成精 | 223 |
| ■ 后现代大嘴 | 225 |
| ■ 请读我唇 | 227 |
| ■ 根植于诗歌深处的皓洁清凉 | 229 |
| ■ 迟暮 | 232 |
| ■ 拟想夏加尔 | 235 |
| ■ 当爱情遇到越剧 | 238 |
| ■ 甜 | 241 |
| ■ 假若黛玉做了太太 | 244 |
| ■ 才女不年 | 246 |

目
录



辑一 书边废墨

华

丽

上海，上海

杯

凉

阅读上海，自纸上开始。

上海的繁华喧闹，自张爱玲笔下流淌……那是三十年代的上海，纸醉金迷的上海——秋风乍起，糖炒栗子飘香……爱玲小姐着一袭清装行头，抱一包滚烫的栗子于怀里，似小姐姐抱了一只猫。爱玲小姐走到书摊前，喜悦地笑问：就是那本《流言》，销量如何呀……她有多兴奋。藏住了偷偷的喜悦与满足。一个二十三四岁的女子，一生最美的华年，在上海街头几欲绽放，鲜艳欲滴，饱满晶莹……那是她一生最好的日子。青春正好，事事皆可以。

转眼，山河走旧，人亦走远。那个女子，转身而去。所有的悲欢离合，痛楚难过，爱恨情愁……一阵风一样倏忽不见。她留下的厚厚文集，被一代代读者翻阅着，惊叹失声，辗转难眠。又是一个世纪的了。仍有女子走了张爱玲那样的一条路。现今的繁华似锦到底敌不过旧上海的喧闹若梦。

如今，了解上海，主要通过影像传媒。本是清寒寡淡的人，却偏偏喜爱热闹物事。每星期均看看《相约星期六》，看吕凉大哥与倪琳姐姐在那里作秀耍宝，看上海的小姐们气质淡雅地出镜，问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。她们

在大众面前展示才艺，或唱一支情歌，或跳一节拉丁，或朗诵一首情诗——她们一个个明艳照人，淡雅的衣着淡雅的妆。十指纤纤，举止文雅。这就是上海小姐，大都会延续而下的气质，开风气之先的前卫挺刮。她们一个个朝九晚五，出入高级写字楼，讲起外语比母语还要流利顺口。一个个像爱玲小姐那般骄傲。所谓海派，即是那样子的了。谨小慎微，丝丝入扣，体面知性，进退自如。

据说，上海男人依然年年如一日地尊重着女性。尤其那些结婚成家的，家务活一揽子包下，小到摘豆芽菜，他们都乐意为女子效劳。错！这并非没出息，这是绅士风度最直接的表达方式——他们自心底热爱女人，心疼女人。晓得关怀女人，从小事做起。那么，上海女人，有福的了。

我一介外地女子，从未涉足过上海这片土地。但，通过纸质传媒与影像传媒，早已视上海为我的精神故乡。但愿——这次写作，并非精神撒娇。

我晓得张爱玲故居，晓得唐风三千院，晓得苏州河，晓得登琨艳居于何地……晓得一切所喜爱的物事。晓得巴黎春天，晓得美美百货，晓得哈同花园，晓得大光明电影院旧址，更加晓得老霞飞路在哪里……这些静止的物事总被我一遍遍于纸上抚摸。假若说金陵是一座伤感之城的话，那么，上海就是一座最值得追念的怀旧之城了。

从上海走出了多少张爱玲传人——她们一个个琐琐屑屑。唯美，梦想，奢华，爱情，格调，享受，高贵……正是她们穷毕生所要追求的。“女性地理，阴柔的婉约的细声细气的地图册。一小块羊皮，软得像淌水，但在毛孔里却凝神着从前的幽暗。一小块果绿，切开橙子，太阳透明的辐射，不刺眼的光。切开苹果，几点洒脱的核仿佛青春

华

丽

一

杯

凉

的雀斑。一小块蓝，掺了粉，掺了牛奶的蓝。”说出这样高屋建瓴的话的，是个男人——车前子。车前子还说：因为有些沉郁有些倦怠的缘故。但沉郁常常会使文章较劲、拿架子，这时倦怠来破一破，文章也就如金蝉脱壳了。试问，上海小资代表里数得着的“美作”，谁的文章不是既沉郁又倦怠？

要知道，文章写到慵懒倦怠，就非常好看的了。这是要以殷实的精神生活打底子的。

“美作”敲字时，大多数喝了白水的，估计上海“美作”均是喝了咖啡的——贵族，雅正，端庄里深藏一点点奢华。书架上散落几件铜绿色古董货，墙上挂的亦是徐悲鸿张大千……连祖母压箱底的几欲霉烂了的粗布薄片，均被上海“美作”翻出来，剪裁出一款款超现实主义的绝美旗袍，丝毫没有迂腐寒酸气。她们的气质压在那里了，底子在那里了。我是指文学创作。家底子殷实，就是有旧可怀的。一棵百年玉兰，都是有说头的——说不定张爱玲曾经就在这树下歇息过，她和炎樱小姐说不定还在这树底下发生过争执，为几毛电车票钱……想想看，有无这个可能？

上海，到底是一座有“事”的城市。一个有“事”的人，怎样值得别人去艳羡？

蔡琴唱：“我也曾沉醉两情相悦，像飞舞中的彩蝶。我也曾心碎于黯然离别，哭倒在露湿台阶……”电影《金大班的最后一夜》里的插曲。白先勇的成名作罢——抑或《永远的尹雪艳》？以蔡琴醇厚的嗓子倾出来，有几欲落泪的伤怀。20世纪30年代的夜上海，金大班梳着爱思头，足登波波靴，强颜欢笑，珠光闪闪，隐于上海风中。月湿银钩，笙歌未停……一切的景语，均罩上深浓怀旧

色。老木钟摇摇摆摆，周璇的金嗓子摇摇欲坠，阮玲玉们旗袍款款，张爱玲躲于上海的旧公寓里，在纸上且走且舞——那是张小姐一生里最华丽的时光。胡兰成未及负她……那是一个怎样的年代？留欧归来的老克勒们，西装笔挺，发蜡生辉，光可鉴人——兵荒马乱又纸醉金迷的时代啊。

怎么，转着转着，又写回来了？这正如一个有些经历的人——我们看他，并非看他眼前的光鲜夺目，我们真正感兴趣的，是他的那些如烟过往。他的奢华，他的情爱，他的庄重历史和丰厚阅历。

月亮红红地升起来，上海滩头钟声悠扬，江水滚滚，黄浪滔天……我不愿像张爱玲那样站在船头“涕泣久之”——因为，谁都不可以负我，亦不能伤到我。我要做灵光水秀的女子，不做“鹤顶红”，那太高的了，摔下来，会疼，会更加荒凉……港岛才女李碧华所言：对很多读者而言，除了古井，张爱玲还是紫禁城里头出租的龙袍凤冠，狐假虎威中的虎，藕断丝连中的藕，炼石补天中的石，群蚁附蜃中的蜃，闻鸡起舞中的鸡，鹤立鸡群中的鹤……李才女又言：在这世界上，能叫一个扬眉女子低头，挫其锐气的，只有两样：一、爱情；二、政治。李才女还言：张爱玲擅写月亮，却不团圆。

上海的月亮从未圆过的。上海，太有“事”的了，怎肯郑重开始完满结束？

这里不能不提胡兰成的。他那洋洋万言的《论张爱玲》，没有人可以写得出，没有人写得像他那般好——他太懂得张的好处的了。“是这样一种青春的美，读她的作品，如同在一架钢琴上行走，每一步都发出音乐。”你试试？你试试你每一步可否发出音乐？不可能的了。

那么，到这里，我们也应理解张爱玲曾经为何将胡看得如此重要的原因了。因为懂得，所以慈悲。她这话一点也没说错。懂得，什么叫懂得？有多少人相互懂得？

因了一个张爱玲，上海，永远说不尽的。宛若一个总也做不到头的梦。窗外细雨霏霏，暖风阵阵。在江南，这算暮春了吧。白玉兰，开了又谢。槐花兜头酒醒，在碧绿叶子陪伴下，白得妖娆，恰似少女胴体——天地万物，各得其所，静等四季转换。

我们只有一座上海，也只有一个张爱玲。惟一的，不多，亦不少。无论上海，抑或张爱玲，恰如一本书，是你我一生都不能穷尽的。我们惟一能做的，是搬一只小木凳，在弥漫着槐花香气的门前，长久阅读……

